

武威文史资料

第三辑

政协武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威文史资料

第三辑



政协甘肃省武威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一九九三年六月

责任编辑：周大寿 谢 俊 王寿天

编 辑：申禄德

封面设计：杨震雨

封面题字：陈 石

武威文史资料

第三辑

政协武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武威市印刷厂印刷

1993年7月印刷：1——1200

工本费：3.50元

甘肃省内部图书准印证：甘新出

055字总40号（93）02号

内部资料

目 录

建国初期武威县文物保护二三事·····	梁新民 (1)
四·二五学潮中的青云中学·····	郭 锐 (23)
武威钦文读书会和青年抗战分团的回忆·····	段 源 (30)
红西路军征战河西寻访记·····	吴 岳 (37)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骑兵第五军·····	孟振江 (87)
有关武威地方史的几个问题·····	杨常青 (107)
凉州商谈与三位历史人物·····	连芝爱 (117)
于右任先生在武威·····	朱子云 (135)
关于牛鉴·····	田多淑 (138)
良吏贤师——王化南·····	田多淑 (145)
武威历代部分寺观简述·····	张尚德 (147)
从古代西凉伎到武威四坝攻鼓子·····	董 红 (163)
武威满族概述·····	张尚德 (170)
王虾蟆膏药轶事·····	董巨林 (183)
清末民初武威说书艺人房光光·····	朱子云 (189)
凉州卫医官蔡嘉善轶事三则·····	邵袭德 (193)
武威历代重大自然灾害录·····	赵以太 (200)

建国初期武威县文物保护二三事

梁 新 民

一、史岩对天梯石窟进行的一次绝无仅有的科学调查

史岩，建国初期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1943——1944年，曾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1954年3月，他参加中央美术学院敦煌文物考察队去敦煌。7月由敦煌东归途中，在武威停留了一周多。他抱着彻底了解天梯石窟现存内容，解决美术史上一大问题的决心，对天梯石窟进行了一次科学调查。他在武威得到了唐发科副县长多方面的支持，派遣文物干部郝在中和李通信员陪伴。在张义堡又得到了区政府和小学老师们以及水利工程处各方面的协助。区政府发动当地青年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开会讨论如何攀登悬崖等问题，由他们担任开路、架梯、挂绳索等工作，因此在六天中间顺利地攀登了每一个洞窟，完成了初步的调查工作，了解了石梯现存内容。调查中，题记的

抄录和发现文物的搜集、整理，都由郝在中负责；调查、纪录、测绘、摄影都由史岩先生一人承担。

天梯石窟群开凿在红砂岩的崖壁半腰，岩层是红砂土夹石片相互粘合而成的，所以岩质不坚实。现存窟群的东南端为一大佛窟。明正统十三年刘永诚的《重修凉州广善寺碑铭》说，“广善”的寺名直到明正统年间才有，寺里先后住过“伊尔畸”及其弟子“锁南黑叭”等。由此可知，这里至迟从明代起就是喇嘛教性质的寺院了。

洞窟数，据碑铭载，明正统九年（1444年）时还有龕窟二十有六。李喇嘛讲：“1927年大地震以前尚存18窟，地震时西北端摇落10窟”。史先生调查时，现存洞窟把残缺不全的合计在内，也只有13窟，实际上较为完整内存壁画或塑像的只有8窟。大佛窟左侧（即窟群的东南端），原来还有喇嘛教寺院一所（即明正统九年重修的凉州广善寺），紧依岩壁建筑，内有经堂一座，藏有西藏式金铜佛像、玉雕像、佛画、佛具、舞乐用具和金银泥书藏文经典等喇嘛教文物相当丰富，由于1927年大地震，寺院建筑和财产都被深埋在土石之下，且曾死伤数人，一直没有发

掘。

史岩先生1954年7月调查的是大佛窟（包括大佛窟在内）以西的窟群。编号次序，大体上是根据当时现存状况分为三层，先自上层，经中层而到下层；每层自西北到东南。为了保存资料，现将史岩先生在《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状况和保存问题》（见《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二期）一文中的调查结果移录如下：

第一窟

位置——在现存窟群最上层的西首，适处崖壁的半腰，地位极为优越，证明这是较早的洞窟。

建筑——为北朝式洞窟，在性质上属于制底即“塔院”类型，因为中央有方柱形式的塔婆，自窟地直达窟顶（一般称这种方形舍利塔为“中心柱”，是不符佛教建筑原义的）。塔基每面阔各2.27米，上部分作三层，每层上宽下缩，此种样式和敦煌千佛洞略有不同，而在酒泉文殊山、民乐金塔寺则有同样的发现，这是值得注意的。每层的四面中央各开一龕，龕各一坐佛；龕外左右无胁侍像，疑是原作毁失而未经后世补加的。

中央方塔的前面自窟顶至左右壁前端都已崩失，想是地震时上部巨岩摇落时所压毁的。因此

窟内地面满积岩块和土砂达一米以上高度。这崩失部分有没有人字披，也已无从考见。窟高5.15米，广5.78米，左壁残存4.48米，右壁残存更少，据此推定其平面当是长方形。

造像——中央方塔四面各龕现存佛像多非北朝原作，从作风上考察，疑是西夏重塑并经明代重妆的。

壁画——左右后三壁和顶部的泥皮大半不存在，露出已风化的岩壁。壁画仅在右壁上部遗留一小块，泥皮有三层之多；又中央方塔的基部表层破缺处，也显出有壁画遗迹。在左壁中部和中央方塔上各面的龕外壁间残存有粘贴的贤劫千佛。这种千佛实际上是印版加彩的版画，用来粘贴于壁面以代替壁画的。这种方法很是别致，不仅为他处石窟所未见，即在天梯山也仅此窟有之。其制造法是在纸上用木版排印千百一律的佛像，每像通光座高17公分，印后在墨色线条内涂上简单的色彩，再用糊壁纸的方法把佛象并列着贴于石灰地的壁面。从艺术上来看，他的绘画与雕版的技巧都极平凡，风格上如背光的样式和佛像的开相都接近于密宗造象，当是明代重修时所加。应用这种印版千佛画纸以代替壁画，一方面说明印刷术的发展，另一方面说明佛教壁画的没落，这

样简陋的办法非至佛教衰退的明代是不会出现的。

时代——总合以上各方面的观察，本窟当是开凿于北朝，后经历代补修，现存塑像是西夏重作并经明代重妆的。

第二窟

位置——在第一窟的左上方。由第一窟左侧崩口边沿攀登高达10余米，壁立如削、岩质极松，且里侧已生裂缝的岩角，其上仅可容双足，再跨越一道缺口转上两个弯，再跪下爬过一道宽仅40公分、长达8、9米，下临将近60米高的悬崖的小径，始达洞口。

建筑——窟的平面大体呈正方形，广3.73米，深3.93米；顶作覆斗形，高4.3米，壁高3.3米。入口广1.33米。正壁和左右壁各开圆拱形佛龕。地面四周设有狭长的低坛，正坛较宽，达1.14米。里端自顶经左右两壁而达地面都有通连的裂缝。

造像——正龕本尊已因地震倒毁，疑是立像。龕外低坛上左右各一供养菩萨跪像，下承以高式莲座，通座高1.68米。此种跪式作两膝着地的长跪形式，高式莲座是仰覆莲束腰式，均为他处所未见。左龕中尊为佛倚像，通座高1.73米；其左

右有胁侍菩萨立像各一躯，通座高1.63米。右龕中尊为佛坐像，全跏，通座高1.72米，两侧胁侍菩萨立像各一躯，通座高1.63米。盛唐作风，惟经后世补修。左右龕中尊头胸等肉体部分均有涂金，后世曾重妆，略走样。

壁画——有二层，部分剥落。由左里角残存的壁画来看，底层是在白地上用白描方法绘制的菩萨像，线条极为秀劲纤致，手法很是挺拔熟练，实为壁画中不可多见的作品。表层画较为粗健，多于白地上绘制，无底色，描线亦佳，用色恶劣，多变色或消褪，从样式和表现手法上看当是元代所加。

表层所描写的主题：在覆斗形顶部中心和四围梯形部分都是坐佛，前壁左右是二天王，入口上方是坐佛，左右壁佛龕前方各绘菩萨立像，正壁龕侧多已剥落。

题记——前壁左方天王像侧有后人墨书题名一则：

“山西汾州客人党彦升郭

严 黎

嘉靖十二年九月到此拜佛”

遗物——窟内地面在泥沙鸟粪中还狼籍着倒

毁的佛像碎片和木条等，并在其中捡到褶子本明版和抄本的佛道经典10余种，以及梵夹本银书藏文写经一帙，但都残缺不全了。

时代——即从洞窟形制、塑像的体型、容相、衣褶以及壁画的主题内容和风格等方面看，当是盛唐开凿而经元代重修的。

第三窟

位置——在第二窟的左邻稍上，这是天梯山现存洞窟中最高的一窟，约离地平面60米。由第二窟口外左方紧靠石壁匍匐爬行宽约40公分、长约5米略向上升的小径，便可进入窟口。又两窟间的耳龕里壁，因壁薄，早有一洞相通，也可以爬过去。

建筑——正方形窟，顶作覆斗形，而顶心作长方形，这是和第二窟不同之点。正壁和左右壁也各开一龕，龕形和第二窟同。

此窟遭受地震的浩劫最为惨烈，震后的惨状还依然显呈在我们的眼前，因为震后从未有人进去过。窟口左半壁已崩毁过半，里端自窟顶通过左右两壁直至地面已发生宽达6、7公分的裂缝，所以窟内砂土积存高达1米，都是顶上从裂缝中落下的。而且这个裂缝很长，并不限于本窟，自第一窟前部左壁塌毁处起，通过第二窟里端而达

本窟，形成一直线的纵状裂缝，本窟向东裂到哪里？还无从探测，想是过去大地震时所震开而当时未摇掉的。今日能看到这一石窟和窟内的遗物，确实使人庆幸；可是现今前壁已失去垂直，向前倾侧十分显著，他的危危欲倒的情势，使得入内工作都感到提心吊胆，所以他的严重性是很大的，希望负责文物管理的机关能积极想法营救；否则，今后如再来一次剧烈的地震，两窟的不保是可以预料的。

造像——正龕释迦三尊像，本尊已因地震向前仆倒于地，仅存半倾的须弥座，两胁侍菩萨立像还完整。左龕的三尊像幸保存良好，中尊结跏趺坐于悬裳莲座，两胁侍菩萨有等身大，各具不同姿态，表现手法接近写实。右龕也是三尊一铺，中尊已和莲座脱离，坠落于地，像背后岩壁和第二窟左龕里壁成一洞穴，壁厚不到10公分，左胁侍菩萨头部也掉落。

壁画——窟顶和四壁泥皮十九剥落露出岩壁，仅左右两龕内存有立体型背光等，其上的彩绘是经后世重妆的。

遗物——我们在工作中曾将仆倒于地的尊像略加整理，在把卧伏着的本尊扶起后，在积土中发现梵叶本银书藏文写经一帙和喇嘛教式模制小

泥佛像二个，带有背光的木质雕花小佛座一座，都由郝在中同志经手带归武威文管所保存。将来清除积土时，可能还有其他遗物出现。

时代——从窟龕的规制、莲座的样式、造像的配置和表现手法等各方面来看，无疑是唐代的遗作；可是对精神的表现不够充分，形象的刻划比较机械，动作姿态也不够自然，因此造作年代要比第二窟（盛唐）略后。武威地区于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陷于吐蕃，直到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才收复，在这动乱时期，造窟的可能性极少。因此本窟不会是中唐所建造，而是晚唐后期即第九世纪后半所建。同时从崩落的本尊断裂处，可以看到其表层有经西夏或元代局部补修的痕迹，加上的泥皮有些地方厚到6、7公分，但主要部分和头面、上肢等处补修迹象较少，大体未走失原来风格。泥皮剥落处所显露出来的原作，图案色彩依然鲜艳，晚唐期那种富丽的妆銮技法是很明显地可以看出。

第四窟

位置——在西部第一窟的直下而前出约三分之二，成为编号上中层洞窟最西端的一窟。此为遭受震灾最为惨酷的洞窟之一。攀登第一窟便须从本窟的破壁崩岩间向上爬升一个峻坡，始能到达。

建筑——和第一窟同样是一个北朝式制底性质的石窟。正由于他的地位突出在第一窟的前下方，地震时由第一窟上方崩落下来的大块岩石，以排山倒海之势通过第一窟前部的空间，象泰山压顶似的坠落于本窟的顶上，由于震动过剧，压力过重，因此把本窟也压毁了。现今窟顶仅留里端十分之一，左壁前壁完全毁失，右壁也仅留下半。中央方塔成了一个秃顶的土疙瘩，且塔基也已震裂，故塔身已向前倾。窟内满地堆塞着岩块和土砂，高达2、3米。

造像——中央方塔四面开龕，每面上下各二龕，遗存龕像多已断首折臂，模糊不清。塔的正面自上而下第二龕内尚存一个较为完整的塑像，却又风化得很严重，且只能在山麓高瞻，无法登达其前近看。塔的左面第二龕有三分之二埋没土中，中尊的头部尚露出土面，据此佛头观察，已不是北朝原作，而是后世——大约是西夏或元代重修的。

壁画——仅右壁里端上部残存壁画一块，部分色彩尚显，也是后代重绘。

时代——北朝时代创凿，西夏或元代重修。

第五窟

位置——在第四窟的左邻。

建筑——原为深4.71米、广4.8米覆斗形窟

顶的大型方窟，现今成为前右半崩落，里左半虽存而无壁画塑像的残破洞窟，窟地塞满岩石和砂土。

时代——按洞窟形制，当是唐代所凿。

第六窟

位置——在第五窟的左邻，略前。从东南端大佛窟墙外一条半毁的开凿于崖腰的上坡小径，可以通达窟下2米处，较易攀登。

建筑——方形窟，顶作覆斗形，和千佛洞唐式小窟形制无异。

造像——今已空无一存，原因是1952年土改时期给小学生全部投出窟外，现今散播在山麓坡地上的零星黄泥块便是，泥面富丽的彩绘还有残存的。

壁画——有二层，表面一层是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所重绘，底层不明。现壁面全部被烟熏得漆黑发光，部分剥落，想是同治以后居民屡次进洞避难所造成的。但画迹还隐约可辨，左右壁似为四天王，正壁存佛背光，窟顶梯形部分各绘坐佛一尊，作风都受有喇嘛教艺术的影响。

题记——正壁本尊背光内左边墨书题记：

“黄五坝

信弟子杨俊□室人冉氏
佛壹尊半施银贰两三小米面一斗
康熙五十八年十月”

正壁本尊背光内右边墨书题记：

“黄二坝

信弟子杨殿兴室人黄氏
佛壹尊半施银贰两三小米面一斗
康熙五十八年十月”

时代——唐代开凿，清代重加妆绘。

第七窟

位置——在第六窟左方，稍上。由大佛窟墙外半山小路达窟下，再架设长梯，始能通达。

建筑——长方形窟，覆斗形顶，正壁间有佛龕，当是创窟时所凿。现存状况：左前角设有土炕，右前角有灶，当是附近居民避乱时的遗迹。地面积满鸟粪，厚约10余公分，证明避乱后又已久无人迹。

窟深3.4米，广3.7米，高3.64米，入口宽约1.5米。

造像——现存塑像五尊，佛坛设于正壁前方而绕到左右壁的五分之二处，成门形，坛高仅25公分，阔98公分。五尊像便配置于这低坛上，本尊释迦坐像在正中，后背半镶入里壁旧龕内。莲座

作覆瓣形，异常宽大而极低，和造像很不配称，通座高1.45米。其左右各二胁侍像，通座高1.03米，都是半跏坐式，而这半跏坐式也不合常规，且有不自然感觉，衣褶作法尚佳。

壁画——窟顶完全剥落，里壁和前壁的上部分也都剥落，从残存部分可以发见其断面有三层，表层都经烟火熏黑，画已不辨。最里层露出处所绘是贤劫千佛，大型，每像高达35公分。

时代——从覆斗形窟顶，正壁设龕和底层壁画作千佛各点来看，本窟可能是隋代或隋代前后所创凿；对现存的造像，从体型、容相和表现手法以及半跏的姿势、低矮的佛坛、宽大的莲座等各方面来看，说明不是纯粹的汉式，而是反映着佛教艺术的没落，并渗杂有密宗的成分，因此疑是西夏或元代初期所补塑。

第八窟

位置——在第七窟左方。无路直达，须在岩半的小路上用几个长梯相互连接，依靠于悬崖上，然后攀登，但危险性极大。

建筑——窟作横长方形，顶作覆斗形，正壁中央开有佛龕。窟深3.6米，广3.96米，高3.7米。

造像——里壁正龕原有佛坐像，石胎，现今